

文史资料选编

第 十 辑

〔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专辑〕(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十 辑

〔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专辑〕(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06,000 字

1981 年 4 月第 1 版 198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300

书号: 11071·144 定价: 0.92 元

中国革命史册上的光辉一页

——回忆北平地下党领导的抗暴运动余涤清 (1)

北平地下抗日斗争的回忆张大中 (36)

共产党员好比种子

——奉刘仁同志之命到北平地下搞建党工作的回忆
.....王若君 (51)

在敌占城市开辟“小解放区”

——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地下党的斗争
.....原清华大学地下党部分党员 (68)

走向工农的第一步

——记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的识字班和医疗队
.....识字班、医疗队部分老成员 (156)

难忘的塞外之行

——一九四六年春北平大学生参观张家口解放区回忆
.....程 璧 冷 林 宋 柏
王宏钧 关玉惠 杜光天 厉 群 (165)

卡住敌人军需后勤的脖子

——北平军需被服系统地下党斗争纪实孟志元 (174)

黎明前的战斗

——回忆平津铁路局北平电务段电话所的一次罢工斗争

.....章长善 王仪坤 (194)

曙光就在前面

——一九四八年北平小学教师的“总请假”斗争

.....薛成业 何书谦 宁 泽 李春龙 田在仁 (200)

往事杂忆

——关于化装、伪造证件、电台和地下党经费

.....李 雪 (219)

编印《新闻资料》的前前后后陆元炽 (234)

我在《平明日报》当记者纪 刚 (246)

打入敌特组织进行工作钱君燕 (253)

冲破黑暗 迎接黎明(下)

——北平师范大学地下党斗争的一些回忆

.....张启华 赵鸿勋 崔鹏云 刘鸿纲 (258)
刘明哲 王慕曾 臧 权

作者来信.....(294)

读者来信.....(295)

中国革命史册上的光辉一页

——回忆北平地下党领导的抗暴运动

余 涤 清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简称抗暴运动）。北平学生燃起的抗暴怒火，迅速扩大到全国，成为全国范围内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熊熊大火。从此，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并且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形成了陷国民党反动派于全民包围之中的“第二条战线”。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这个“第二条战线”对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作用。

北平地下党学委在抗暴运动之后，进行了总结。我作为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之一，曾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去冀中区党委所在地河北省河间县，向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汇报了抗暴运动的经过以及经验教训，并向他请示工作。非常幸运的是，经过十年浩劫，这份当年的汇报提纲并未丢失。现在，我根据这份汇报提纲，根据自己的记忆，再加上一些当事人所提供的回忆材料，并查证了有关的史料，把北平抗暴运动的始末记述于后。

运动的导火线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人民盼望和平，反对内战。但是，在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支持下，蒋介石悍然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美国不但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且大批军队驻在我国土地上。美国士兵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制造了一连串的事件，如美国水兵打死上海三轮工人臧大咬子事件等等。中国人民的怨恨愈积愈深，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运动酝酿着，准备着大爆发的时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八时许（即西方国家“圣诞节”前夕），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赴平安电影院（今东单儿童电影院）去看电影《民族至上》途中，被两个美国兵拉到东单练兵场小树林里强奸了。沈大呼救命。恰有行人刘玉丰路过听到，急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内七分局一段报告，由警士关德俊打电话通知中美警宪联络室派人到肇事地点查看。这时，美国兵已逃去一人，另一人被带到北平警察局讯办。这就是所谓的沈崇事件。

第二天（二十五日），北平一家民营通讯社亚光社获悉了这一事件，于当日下午发了一条新闻。当这个新闻发到各报社的时候，北平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社，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条新闻。中央社向各报发了这样一个《启事》：

顷警察局电知本社代为转达各报，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说此事已由警局与美

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局当更发专稿，特此转达。

可是，转天（二十六日），《新生报》、《世界日报》、《经世日报》、《北平日报》都登了亚光社发的新闻。《新民报》更别出心裁，把中央社的《启事》改编为新闻登了出来。国民党北平当局本想捂盖子，结果没捂成，反而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大学生的极大愤慨。旧恨新仇一齐涌上人们的心头，终于触发了震撼全国的抗暴运动。

北大沸腾了

消息传出后，北大校园立即沸腾起来。北大当时有文、法、理、医、农五个学院，这五个学院以沙滩为中心，这一带有文、理学院和法学院一部分，医、农学院和法学院另一部分则分散在其他地方（医学院、农学院一年级则设在沙滩理学院，一般简称“沙医”、“沙农”）。全校没有统一的学生会。当时，南系^①党员有十余人，另有“民青”成员四十来人，党员分散在民青一支部、二支部中进行工作，他们的负责人是肖松和李凌等。北系^②党员近百人，分散隐蔽在五个学院中。文学院有党员十余人，负责人是杜平等；法学院和理学院有党员三十余人，负责人是项子明；医学院成立了支部，有党员二十来人，负责人是吴绥先、李振

① 抗战胜利后，原在西南联大（昆明）、燕大（成都）就读的地下党员，随校复员来到北平，分别到北大、清华、燕大等继续上学，有的来后参加了工作。这些党员，组织上仍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一般称南系党员。

② 北系指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地下党系统。

平、颜纯；农学院成立了两个平行的支部，有党员三十来人，由周大激（已故）、秋粟、黄芦（王臣）等负责。此外，还有少量党员组织关系不在基层，而由别的线单线联系。教职员中也有一些党员。这些地下党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一些进步同学政治上比较敏感，他们得知沈崇事件的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串联和发动同学，一个上午就在校内贴出了许多抗议书和壁报。

抓住时机 积极领导

沈崇事件发生后，在北平新闻界工作的地下党员迅速把情况作了报告。地下党南系学委负责人袁永熙、王汉斌等紧急商议了对策。北系学委负责人余涤清、杨伯箴、陆禹在宣武门内什家户胡同七号陆禹住处碰头研究了形势，讨论如何行动。二十六日，我和袁永熙同志单独会见，共同分析形势，交换意见，商讨地下党南北系组织如何协同作战。我们共同认为：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美国兵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地下党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作出反应，给美蒋以打击。但是，在这之前不久，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已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十月侵占张家口，十一月强行召开伪“国大”，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对学生运动很可能残酷镇压，不可不防。北平是在敌人严密统治下的，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同时，在行动上务必谨慎小心，绝不能让艰苦积蓄的革命力量遭到摧残。根据以上看法和分析，我们共同确定：抓住沈崇事件，举起维护民族尊严的旗帜，激发广大群众的民族义愤，放手发动同学们掀起抗议运动，提出惩凶、道

歉、赔偿损失等要求。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实际出发，根据发动群众的情况来部署行动，包括罢课和游行。我们还商定：北大是关键学校，我们要重点做好北大的发动和组织工作；北大的抗议运动，最好由女同学先出面，因为她们先搞更容易获得同情；清华的进步力量占优势，又有全校性的统一的学生自治会，因此，应由清华的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多出面和各校串联，多做些工作。

我们碰头后，立即分头作了部署。

北大女同学一马当先

二十六日下午两点，由在北大女同学会担任领导职务的地下党员刘俊英、耿仁萨、杜平等发动，北大女同学首先开了一个抗议大会，并且提议召开全校代表会讨论如何行动，造成了气氛。

晚上，由北大文学院社团史学会（地下党员王云轩等是骨干）出面响应，倡议召集北大各社团、各系级代表会讨论抗议办法，进步社团和系级代表会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当晚在沙滩北楼礼堂开会。快开会时，各系级代表、女同学代表以及黄河、希望、风雨、除夕、尝试、史诗、新诗、剧艺等社团的代表都到了。忽然，法学院的一些三青团分子挤入会场，宣布说：“我们没有系级代表，我们就代表我们班。”进步同学一看不对头，临时改变办法，到各宿舍去叫人来参加会议。这样一来，社团和系级代表会就变成了有多少人参加就算多少人的全校学生大会了，当时到了五、六百人。一开会，就闹主席之争。开始时主席是吕学忠（进步学生，去过张家口）。三青团分子想把他弄下去，换上他们的

人。进步同学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吕学忠随机应变，提议让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当主席，并且下台把坐在前排的刘俊英拉上台来。台下的进步同学和大部分中间同学热烈鼓掌，于是地下党员刘俊英成了大会主席。她很有办法，处理得也得体，不多一会儿就使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1）致书蒋介石注意此事；（2）致书司徒雷登、马歇尔、杜鲁门抗议美军暴行；（3）发表告全国同学、全国同胞书。同时还议决了以下几点：（1）联络各院校及社会团体一致行动；（2）罢课一天；（3）必要时游行示威。

会场上发言踊跃，群情激昂。许多同学跳到台上讲话。有的说：“美军强奸了她（沈崇），就是强奸了中国的灵魂。”有的说：“必须把凶犯处以极刑。”有的说：“美军必须从中国土地上撤出去。”特务们对大会决议和同学们的正义呼声未敢公开反对，却提出一些无理的问题进行刁难，当即被同学们一一驳回。有个特务诬蔑说：“一二·一时^①募捐，曾有人发了财。”这下激怒了西南联大来的同学，十几个人马上拥上前去质问，有的人脱了上衣要揍这个特务，最后逼使这个特务报了自己的姓名，大会主席才把事情平息下去。当时因在场的三青团分子人数不少，所以只成立了北大抗议美军暴行筹备委员会，决定三十日开大会再产生正式组织。这次会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多才结束。会后，派人分头到各校去联络。

①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屠杀教师一人、学生三人，史称“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在我地下党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史称“一二·一运动”。

反击敌人的谣言攻势

国民党反动当局看到事态发展对他们很不利，也赶紧行动起来。北平市政府当局二十八日装模作样地开了个“紧急会议”，假惺惺地提出所谓“抗议”。美国驻华当局立即表示“接受”，企图平息中国人民的愤怒。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五团司令部表示，肇事的该团两名士兵已由宪兵拘押，一俟联合调查获有结果，当立即采取适当措置。但是，他们在施放这一通烟幕的同时，又开展了一个十分卑鄙的谣言攻势。二十七日，身为北大训导长的三青团头子陈雪屏宣布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们何必如此铺张？”国民党中央社竟故弄玄虚说什么沈“似系良家妇女”。北大的特务学生还出了一张名为《情报网》的墙报，恶毒造谣说沈崇事件是延安方面的“苦肉计”，“派八路女同志”来北平“引诱美兵成奸”，以便扩大宣传“制造血案”。

对敌人的谣言攻势，必须予以坚决揭露和反击。在《益世报》工作的地下党员刘时平想尽办法接近北京大学注册组姓刘的主任，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片，上面写道：“沈崇，十九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文法组新生。永久通讯处：上海古拔路二十五号。”这位刘主任一再告诉刘时平说，陈雪屏已吩咐不让查，因此千万别声张。但是纸包不住火，事实真相终于暴露。在这同时，北大女同学会主席刘俊英千方百计打听到了沈崇在北京的住址，于是约了七、八个女同学，以“慰问”的名义前往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十四号杨正清（沈崇的表姐夫）家进行访问，和沈的表姐杨太太谈了话，终于弄清了沈的身世。原来，沈崇的祖父沈葆楨曾任

清朝两广总督，父亲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处长。沈家住南方，十二月份刚从上海来北平，借住在表姐家。不但如此，沈崇还和陈雪屏有远亲关系，因为陈妻为闽侯林琴南家的族女，而沈母也是林家的女儿。沈崇平日深居简出，与美国人并无往来。刘俊英等回校后，立即把以上的访问情况用大字报形式公布出来，证明沈崇确系北大女同学，不但不是什么“八路女同志”，而且是一位“大家闺秀”。这张大字报一贴出，霎时把抗暴怒火烧得更旺。一天之内，壁报铺天盖地而来，贴满了北大校园。有位同学愤恨已极，写出一张斗大的字的“告示”质问陈雪屏：“如果受害者是你妈，你管不管！”在特务那张《情报网》的周围，贴满了大纸条、小纸条，有的纸条上写着：“可惜强奸的不是你妹妹。”……一些外校来北大串联的学生，把北大校园内的这些大字报转抄后贴在本校，引来无数的观众。这一来，抗暴的怒火迅速蔓延到了其他学校。

游行不游行？

这时，壁报虽然贴满了北大民主墙，进步同学的情绪尤为激昂，但是大字报全部是不具名的，一些中间群众仍在观望。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十分嚣张，特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逞凶事件的阴影仍在人们脑际盘旋，因此赞成游行的同学还不到三分之一。从西南联大复员来的“除夕社”，这个社团比较激进，他们坚决主张立即游行。

二十八日，我找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商量：单是北大一个学校，力量单薄，游行恐怕不行。如果清华、燕大的同学

能够进城支援，则可以游行。可以先搞罢课抗议，条件成熟再组织游行。如同学坚决要求游行，我们要积极领导，但已经有所暴露的同志要个别布置他们不必参加。以上的谈话精神，同清华地下党的同志也讲了。

二十九日，北系学委负责人杨伯箴、陆禹和我再次在宣武门内什家户胡同陆禹住处开会研究形势。我在会上汇报了运动进展情况。经过反复分析和研究，我们作出决定：全市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地下党应当因势利导，组织群众上街游行，给美蒋迎头痛击。

特务们当了反面教员

二十九日午后，到各校联络的代表先后回到北大，他们带来了好消息：清华响应了，燕大响应了，中法、朝阳响应了，师大也响应了。形势发展很快，群众情绪不断高涨，于是决定当天晚上由“抗暴筹委会”出面，在北大北楼礼堂提前召开全校系级代表大会议决第二天的行动。

原定晚七点开会，晚六点多，沙滩校园突然闯进几辆吉普车和大卡车，运来一百多名手持木棍、腰悬手枪的国民党特务和暴徒，他们自称是中国大学、华北文法学院、辅仁大学的学生，并声称是前来开会的。“抗暴筹委会”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声明：“今晚我们北大自己开系级代表大会，并未请校外的人参加。”这伙人不听劝阻，竟气势汹汹地冲进会场，一个个横眉立目。筹委会的同学见来者不善，宣布暂停开会，实际上改到北大灰楼（女生宿舍）去开了。我们的人都悄悄走掉了。有的特务一见，大骂道：“他

妈的，老子们来了，会又不开了。”于是，这群恶棍七手八脚捣毁了会场和筹委会办公室，然后恬不知耻地自称为各大学“代表”，在会场开起会来。他们宣布成立什么“北平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通过几项“决议”，什么“誓为政府后盾”、“决不采取罢课游行手段以免荒废学业”、“信任政府合理解决此案”等等。特务们开完会，又把校园中所有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壁报和标语统统撕去。临行前，他们对筹委会的两个同学大声恫吓，扬言明日不许游行，否则“以机枪对付”。我们很快得知这次行动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和陈雪屏直接指挥的。

特务们大打出手后，洋洋自得，以为他们的暴力可以把正义的怒火压灭。然而效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卑鄙行径象往火上浇油似地更加激怒了群众，许多中间同学也表态支持抗暴。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连夜研究议论，大家认为如不反击，今后特务会更加横行，我们愈无法活动。他们奋战通宵，一面重新写壁报，一面积极准备游行。第二天（三十日）一早，壁报、标语、布告又贴满了校园。群众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又有一伙特务窜到北大校园，急急忙忙撕大字报，贴上他们的反动标语。进步同学发现后，怒不可遏。正当这时，恰巧文学院历史系向达教授路过这里。他看不惯特务们的行径，前去劝阻说：“你们贴你们的就是了，撕人家的干嘛？”特务围住向达，有的喊打。有个家伙还使劲用肩头撞向达。进步同学忍无可忍，蜂拥上前把特务赶跑，还捉住了一个。大家记下了他佩戴的徽章号码，唾了他一脸唾沫，骂了他一顿“狗、走狗、狗腿、特务”，才放他走。向达教授气愤已极，当即去找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提出辞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也找到郑天挺提抗议。同学们看到、听到这些情

况，情绪更加激昂，游行示威的要求更加强烈了。

当天，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某负责人，以及周炳琳、钱端升等教授，在北大校长室开了一个会。会上，两位北大同学哭诉了特务行凶和向达教授被辱的经过。教授们很气愤，都表示对学生游行不加干涉。有的还提出要与国民党治安当局洽商，要求保护学生。

在北京大学，游行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就看清华、燕大的同学是否采取一致行动了。

清华园内一个不眠之夜

二十六日，沈崇被污的消息传到了清华大学校园，进步同学把有关沈崇事件的报纸贴在大饭厅墙报栏，旁边加上两行醒目的红字：“这就是我们的盟友！”“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爸爸！”由昆明回来的进步学生、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的徐裕荣（后入党）在同学们吃饭时站到凳子上发表了抗议演说。同学们再也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了。维护民族尊严的责任感在激荡着同学们的心灵。一些同学提议召开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紧急会议，坚决主张与北大同学一起战斗。

在革命的每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党员们总是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清华大学的地下党员们也毫不例外。他们在同学们中间串联和发动，二十六日由一些进步社团出面，贴出了许多抗议大字报和评论文章等，还出了一些壁报特刊，造成了声势。二十七日，由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起骨干作用的社会系系会首先建议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代表会，讨论对策，历史系系会立即响应。随

后，社会系许多学生领衔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代表会，各系进步同学纷纷响应，达到全校学生三分之一以上的法定人数后，学生自治会宣布二十八日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大会。二十八日开会时，代表情绪激昂，从昆明复员回北平的“除夕社”代表提议游行示威，但大多数代表认为当时条件尚不成熟，最后决议二十九日罢课一天，并组成罢课委员会，由代表会主席团任命五人组成。至于是否游行，代表会授权学生自治会根据运动发展情况决定。

这里有必要插叙一段有关清华大学地下党的组织情况。在整个清华园，“南”、“北”系党员共有五十多人，他们在进步社团、各系系会和学生自治会中起着核心和骨干作用。当时，南系党员有约二十人，负责人是刘新(陈彰远)。南系党组织在清华还有外围组织“民青”一、二两个支部，党员分散在“民青”一、二支中进行工作。此外，南系在教职员中还有几个党员。北系党员有二十多人，负责人是梁朋(赵振梅)、程璧(张文玉)、宁泽(安彪)、孙仲鸣等。清华大学的教职员都是由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回北平的，因此开始时没有北系地下党员。

二十九日，清华全校罢课一天，党员和进步学生紧张、频繁地进行活动。他们中有的访问教授，并把访问记抄成大字报公之于众；有的找中间同学谈心，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有的到兄弟院校串联，并把校外的精采大字报转抄公布；有的严密监视国民党、三青团分子的活动，防止和反击他们的破坏捣乱；有的到清华先修班活动，帮助他们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分会；有的召开座谈会、情况介绍会，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晚上十一点多，传来国民党特务打砸北大“抗暴筹委会”的消息，并传说北大“抗暴筹委会”有两个负责人被捕(系误传)，全校进步同学的激愤情绪进一

步高涨，聚集到大饭厅开会，讨论如何行动。同学们踊跃发表意见，个个慷慨激昂，经过彻夜的激烈辩论和研究，大多数都主张游行示威。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这一两天内，南、北系地下党负责人都曾来到清华园，张大中找到了孙仲鸣，袁永熙、王汉斌、李凌分别找到了陈彰远、何芹田、徐裕荣等人，进行了紧急会商。党组织的意见是：只要群众起来，就要坚决支持和加以领导。这时，条件成熟了，可以游行了，清华地下党的同志当机立断，因势利导，连夜发动同学签名表态，结果签名的人数约一千人。清华学生会于是连夜派人去燕京大学联系，并在三十日凌晨召开了两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作出了进城游行的决定，并立即打电话通知北大。

二十九日晚到三十日晨，清华沸腾了，同学们彻夜工作，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由学生自治会出面，积极筹备游行的准备工作，组织了宣传队（分十队，每队五、六人）、纠察队（公开纠察队共一百余人，另有秘密纠察队），另外，发动同学预先写好了大量的标语，画了许多漫画，准备游行时在走过的大街小巷张贴，还制作了大量写有抗暴内容的小三角旗，备好了校旗和大旗，让游行的同学人手一旗。许多同学还赶写抗暴内容的诗歌，准备游行途中朗诵和教唱。这一宵，清华园内灯火通明，同学们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到三十日清晨六点，罢委会正式贴出布告，宣布八点出发进城游行。开始集合时，因许多同学过于劳累，只有三、四百人来到操场上。经派人到各宿舍去呼喊，一些打盹的同学纷纷起来，先修班又来了一百五、六十人，很快就增加到八、九百人。于是，游行队伍便冒着凛冽寒风出发了。随后，又有一些同学追上来，队伍增加到约一千人。出校门时，训